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三

昭公 起十三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七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書南蒯以費叛不書南蒯以費叛夏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弑其君

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稱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

比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垣音袁。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盟公

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與音預。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也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

定八年誌家臣之叛不書略之也。與此互相備。

弑君惡之大者。雖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舍而不責。下無所忌。故書名成罪。所以示後世教之遠防也。四月乾谿失王為王必死。而不知五月。溢于申亥氏。故本其始禍。以四月弑君赴也。棄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為討賊。故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

禮諸侯不生名而今蔡陳二君書者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也書名以其未成爲君也

曰歸成十八年傳例曰滅襄十三年傳例州來楚邑大都以名通者例不繫國

馮氏云非也言非莽也今見之

今陸無音推林注當音力呈及今如字說

按憚懼以威怒則民必疾而叛矣是使之聚於南氏也若諸侯皆然頗難解或云謂四鄰也

越大夫卽常壽過戮者陳其罪惡以爲諸軍將欲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邑而作亂

按此時韋龜已死啓開導也

固城城之固者息舟即其邑也國時有所毀壞故更城而居之或以固息舟爲二城名

按二子欲還故彈楚之盟也一說情乃首事之情

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廬音廬陳侯與歸于

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

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也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

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

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卽位奪遠居田

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

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

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守手及反申之會越大

夫戮焉申會在大王奪鬪韋龜中犢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犢邑名

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

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及遠

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

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

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命強與之盟

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觀從使

左傳

卷三十三

昭十二年

林註納納之於楚也遣謂先遣二子入楚矣而已將以師從其後而助二子蔡人以觀從為妖言執之

如勿如也

時蔡人兼治陳事或云依陳蔡者謂依陳蔡之衆以立國也此與杜異疏二子更無賓衆唯依陳蔡人耳以國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傅氏云蓋以陳蔡既滅其國人有故國之思故許其國以依附二國之人耳按此解依字少其武軍已見知之其情也蔡公為楚取有報雙築壘以示後世故請而止之

按藩離或作離後人妄改也陸云依字應作離今作離假借也力知反 正業大儀也周禮下大夫二人林注復所安其所也按公羊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詩公歸不師及訾梁一句結上起下以自身車投下于地說交擠排也朱申云死而墜於溝壑可預知矣此甚於君王矣按聽候也戰國策請為王聽東方之處一云受從也艮卦象傳本退聽也是也得國為君福不可再求

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于居蔡公之於食蔡公之徵驗

以示 亡徇於蔡亡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于也觀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蔡公已成軍殺

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言蔡公已成軍殺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與蔡公則 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衆曰與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城二子于子哲依陳

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

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

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也藩離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御先入

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御楚大夫蔡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

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剽剽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

散訾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

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

也曰若人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

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吳語靈王獨行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見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王枕疇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乃匍匐將入棘闥棘闥不納棘楚邑襄廿六年吳伐楚克棘是也乙卯十八日丙辰十九日見下經書四月本其始禍也非誤注此五字行三忍字與一朝而尸三鄉不忍益詞旨同國夜駭突起與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同一筆法朱申曰國人已殺我王及司馬奔疾定氏云君司馬君之司馬也君謂子干

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華棄王王公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頃流為公頃漢水南至鄢夏上聲鄢於建反一於晚反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中人於章華宮○芊于付反又音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闥以歸棘闥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

平王左繡葬于靈王師潰之地明子干弑君也國人不知王縊每駭以為王入故取囚詐以為玉而葬之以安國人之志

林誌時陳蔡已滅故言封或云所貨賂所下疑脫許字林王二注皆言之按楚有開卜大夫見下施舍謂施恩惠已通負此二字傳中五六見解各少異然大抵同此意唯宣十二年旅有施舍成十八年施舍已責與前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敖不書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淮而潛師南豫章○帥所類反謂蕩侯潘子司馬裝蹠尹于陵尹喜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群賂始舉事時施舍寬民觀從放子干殺棄疾棄疾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

後異矣
子母以見使為勤勞
一說子躬降服請故
王曰子母勤以慰謝
之猶云靈王謝遠啓
疆曰大夫無辱唐人
自拘司敗請罪亦同

如歸其家

杜此注疑衍星辰二
字七年傳注群望晉
所祭祀山川是也附
注詳之 襄十二年
楚司馬子庚聘秦為
夫人寧故知此巴姬
是妾也 加謂拜時
加於壁上也遠之處
典璧相遠也
皆厭謂每拜厭其紐
也大室云皆字衍

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母勤姑歸不教有事其告子也王善有權有他

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

區區小天下詎呼豆區又許后及呼火故反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家適音恭適丁歷反下同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群望山川而祈曰請

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與巴姬密理璧於大室

之庭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用加焉子于子皆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附

葉立長之禮而卜之

既卜之又不立是違

神之命也

廿五年傳同求將合

即此同惡相求也此

乃汎言非專指其人

服云子于無黨於內

當與誰其同好惡者

林注好惡並如字

在當時晉人觀之則

曰無黨而動以楚事

論可謂覺矣子于之

亡楚人無愛念之驗

及又於輒及紐女九鬪身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且曰

葉禮違命楚其危哉葉立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韓宣子

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子于其同好惡故對曰無

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并疾本不與子于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

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有

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德

五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

無黨而動可謂無謀召子于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土虐而不

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于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終身羈客在晉日是無民也

被弑君之名終無能成
成十八年欲不犯時
二十年私欲養求與
此欲字似
楚國既封即有三望
三望起於先代故曰
先神文元年傳楚國
之舉桓在少者

一說亡失也言不在國也

子于母賤唯恃父寵
父死寵愛之者又棄
矣
或云齊桓晉文當時
常語宜子亦慣言之
不亦是乎兼出亡因
亂而入言僖十二年
傳云有天子之二守
國高在上善善言
也與從善如登及下

善善人也與湯降聖
敬似求善即求善道
也一說申言從善下
善

五人舉其數四士據
其賢
按賈佗不在五人
數而在股肱故杜云
然

患懷無親獻公之子
九人見僖廿四年晉
國無復他公子可為
君者

與主國內之玉

言楚借君子于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國民信之芊姓

也民信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之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焉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從善如流

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

也肅敬也○不藏賄也○不從欲也○從欲也○施舍不倦也○施舍猶言

○齊音齋○不藏賄也○不從欲也○從欲也○施舍不倦也○施舍猶言

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李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

犯以為腹心○子犯狐偃有魏驪賈佗以為股肱

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藥卻狐先以為內主

戶木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患懷棄民不恤民也民從而

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

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國有與主

○共○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弑君之名晉成虎祁

不可不通也所謂道惡為解也

四合象宮室曰幄在幄在幕皆以綬連繫九張九幄九幕也獨飼牛馬其供然火淫縱也哀廿七年大國在敵邑之字下亦謂近也說詳于彼芻蕘上添今字有瀆贖通說文贖握持垢也附注瀆實猶言買于貨賄此役謂此活芻蕘之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貳其奢也為取鄭故取鄭在十年為于偽友

鄭工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德薄欲以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城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

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帳行

幄幕軍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

之亦九帳也傳言子產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

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字下

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羹及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

事林注以衛君之命以錦賜之其可禁已

抑意通用

成十一年曰盟所以質信也

諸侯之使者對主國亦稱曰寡君之老元戎十乘小雅六月篇

事謂交好經常也不常謂聘不以時貢賦不充之類禮謂上下之禮序等差也昭謂昭告神祇明謂信義明著

於鹽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曰抑齊人不盟

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

功也計之有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辭故功多也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遲速唯君欲佐晉叔向告于齊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

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叔向曰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

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不明棄共百事不

間朝謂間一歲諸侯親自入朝也莊廿三年傳堂作帥顯昭亦明也言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昭明於神言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為盟也一讀志業者必於好講禮者必於等昭明者必於神亦通按此段一不昭二不明顯昭明昭明於神說前後不齊余別有說棄其之注劉炫改之曰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乃順傳文繼廣充幅長尋曰旃繼旃曰旃旃帛繼旃末為燕尾者旃本相連今不曳者繼繼於于頭如記所謂結旌也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問朝以講禮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問去聲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下獄之志業於好聘也。好呼報反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犧許宜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

也勤勞也勿勞來盟矣

前覆曰仆牛倒豚上豚必死也魯以晉為無德輕之故瘦牛自喻按畏死驚懼而死也即可畏也之畏禮以畏死為三不弔林註以畏屬牛曰牛不畏豚之不死誤矣

以恐之復扶又反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真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繆夷之訴繆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者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債什也。問方問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鄆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憂為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今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造七報反壇音善

承謂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也。鄭伯辭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鄭伯男也。又見周語男或作南南男音通。晉之使人責貢賦者每月必來。諸侯若來討其可不由于輕易晉乎。林註其可瀆易而勿畏乎。按林為是。為此二心為此苟且尚且不有間暇何暇來討鄭乎。狄人北狄人之從晉師者。說交甫手行也。匱伏地也以壺盛。

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先悉薦反。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之。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伯懼弗給也。敢以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好。呼報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易以鼓反。子產曰。晉政多門。不出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一。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

飲用冰以飲之也。按風俗通曰。箭簞謂之步。左氏謂之冰。註曰。積丸也。廣韻謂之鞠。詩抑釋。糊忌。糊音水。馬氏曰。積圓蓋一說。冰即凍水。子產言我此日行善。唯子皮知之。今子皮既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為更須為善矣。林註無為更須為善。人矣。傳氏云。無為無緣也。樂只君子。以其能為邦家之基也。今子產是君子之人。所求樂者也。抄樂言或作樂。只註樂與一本。作樂只今考疏中。不說與字義。可知古作樂只作樂。此者蓋自林註或云。君子樂為治者。樂其事為邦家之基也。此樂是君子。

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公不與盟。信。和。苦。之。詐。欲。討。魯。故。晉人執李孫意。如以幕蒙之也。蒙。裏。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人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簞蓋。可以取飲。○零。芳。勇。反。蒲。步。都。反。又音扶。伏。蒲。北。反。又音服。御。魚。呂。反。飲。於。鳩。反。蒲。音。童。又音勇。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湫。子。產。子。小。及。徐。音。椒。從。才。用。反。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意。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亡。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十。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為。十。五。年。伐。晉。

之所求也子產其人

也爭承禮也禮固可

樂故求之也

晉侯還至著雍聞解

虞不警使荀吳侵之

也馮氏云楚封吳

夫概於房故曰吳房

作防誤林注得復國

之禮是楚歸之也胡

傳歸者順辭也稱歸

于者國其所宜歸也

是廬吳自歸其國也

今讀經從胡傳從林

矣

林注於和好有不順

也

林注言州來雖為吳

有可以復取而有之

典在楚無異也

於晉之病何所瘳

親兄弟也大土地也

共能具也否不共也

何用此避強虐弱兼

親就夷為哉疏將安

用盟主為哉

我魯君未知何事得

鮮虞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

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

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陳禮也

師也吳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

陳惠公故明之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

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

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

之傳言平王所李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之以能有國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

為干偽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

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國言非獨

穆子告韓宣子曰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

焉用之乃歸李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若曰無罪而惠免

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

見遺不宜于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李孫乎對曰不能

鮒也能鮒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

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二年生叔微武子之賜不至

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

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官於西河西使其

子也除館言將囚於

推祖父之德以歸平

遠地也。

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興立，是為共公。

卿一命，經書為人，再命以上，得備名氏，有罪去族，族去則非卿也。李孫有罪，被執放歸，晉恩罪已亦尊晉也。與廿四年，媾至自晉，少異，媾本使人不應見執，故也。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故書以見義也。自初叛至今，凡三年，聽子之命，令南蒯何所往而不遲。

快其欲服云，祁癸二人，季氏家臣。按宣十八年傳，注張大公室。

齊人因二子自以費歸，而使文子致邑，施恩於魯，欲以假好也。下云簡東國之兵，知此簡西國之兵也。東國西國，皆楚人在國東西者，水皆東流，故西為上流，兵戰器也。戰必人執兵，因名人為兵也。

物官進事能以任官也，即量事而官之也。鄭眾云，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好於邊疆，詳三十年。

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道。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二月，曹伯滕卒。無傳。

夏四月，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禍，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舍音捨。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己而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

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初費反。許之二子。

因民之欲，叛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遂劫南蒯曰：「群臣。」

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

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

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待飲。

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

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

慮癸來歸，費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

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

窮。分，與也。振，救也。如字。徐甫問反。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

流散。丁丈反。救災患，宥孤寡。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

起吉。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新羈旅也。祿勲，合親勳。

也。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

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也。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

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郊公，著丘。

皮召上照反。

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

三傳 卷二十一

按輿文作與云音餘本亦作輿下同今以茲輿期展輿例之作輿為是疏本林本足利本衡庫等皆輿廿三年經庚輿來奔紀文云作輿云音餘又按隱元年傳疏引譜云武公封茲輿於昔與輿竟不一定又詳昭元年不以法度自檢也

林註存其後以無忘子旗之奮勳也按此無忘屬楚子一說使辛無忘父祖之勳也

巫臣雍子奔晉見襄廿六年鄆雍子之田也蓋刑典鄆比爭疆界也

如楚聘也

蔽弊通用周禮以邦成弊之是也

王肅云施行也服虔云施猶効也按効捕也孔晁讀為弛云廢其族也杜如字掠奪取也戮陳尸也

俞氏云臯陶占之直者用法法臯陶故曰古之遺直與廿五年傳稱子產曰古之遺愛同旨未武葛友夫是疑怪之辭萬事合宜所為得理為義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也

二義也夫上猶云謂之義可乎可謂直也下猶云殺親益榮疑

公子○(與)著直居及徐直據反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庚輿音餘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音餘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郊公音餘

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意恢音餘

之意恢傳為下冬殺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與

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

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鄆以無

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鄭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

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陽黨公子鉏

送之有賂田莒賂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

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

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

生戮死可也施行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買直也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

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足為賊

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

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

事則宜有隱當丁浪反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未

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

音扶一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賄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歸魯暴孫稱其詐也謂言詐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

五專 卷二十三 十一

於非義然猶謂之義可也

吳子卒于王僚立夷未史作餘昧

有事有祭事也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

其入廟先文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先

君不忍聞大臣之卒故去樂孝子不忍徹

已設之饌故卒事也此為叔弓書不為祭

書故云有事禘國之常事也仲遂叔弓之

卒非常也常事不書而記非常也 戒戒

告也戒之令齊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

武世室也鄭注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

于此也喪之惡當在臨事之人

胡氏云朝吳忠於舊

侯之獄三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

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頗音何反 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

夫三罪唯答宜于問不可以不正此段余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別有說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二月癸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

公廟成六年復立夏祭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

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祲妖氣也蓋

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也見於宗廟故 叔弓泄事籥人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于於蔡子亦長

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

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置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

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

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遷飛去吳所

以翦其羽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六月乙丑王太子壽

卒周景秋八月戊寅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人或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君故楚子信之使居舊國然身處危疑之地為小人所動耻在下位不智亦甚矣按

二三子無知吳之見信吾助子請濤塗亦以此語斃申侯矣及此謂得有楚國也與始願不及此同疏前知絕句朝吳於事必預前知其為人之有異於餘人也一說我預知朝吳之為人其權謀有異於人或以前為前年指乾谿之役而言

大子卒穆后崩陳氏云傳見王太子卒王后崩不書且為廿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起所好必善所惡必惡

上之人好惡不過則下民知歸於善

晉語許而弗爭失吾信也

有食色未絕糧也

民我國人也怠不守死事君而外叛也

韋云賈市也謂將此易彼也

今不聽降叛使鼓入能事其君也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君也知義所在在於事君不怠不苟求生也撻死命尽忠以死君命也

足利本載作寫

鄭玄云以壺為鐘

林注蓋此時晉不修職貢

拜謝戎師不有間暇傳注伯氏叔氏皆宗按此據宣十六年李氏而不聞乎也朱王皆云王稱荀躒為伯氏故稱其介為叔氏而汝也非

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

通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

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

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

知義所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戴鞮歸戴鞮鼓君名也冬公如晉平丘之會

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

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文伯揖籍談籍談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

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及無分乎密須

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

以蒐也蒐求反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鞞國所出鎧唐叔

左傳 卷二十三 十四

鍼鉞俱齊也鍼大而
斧小孔傳云黃鉞以
黃金飾斧也暢也釀
鉞為酒芬香條暢上
下也諸侯賜弓矢然
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賜圭璜然後為幣
登陟猶在言此福祚
不在叔父更焉所在
乎

世平云釀生司空顏
頤生南里叔子子生
叔世官伯伯生司徒
公公生曲沃正少襄
襄生司功大伯伯生
侯季子子生籍游游
生談談生秦定十四
年晉人敗范中行氏
之師於濞藉籍籍籍
氏無後傳廿二年傳
平王之東遷辛有適
伊川
心之所樂必卒於此
王樂憂必以憂死以

憂死是不終其天年
也
妻服齊衰期也今傳
曰三年之喪二者妻
死則以其子有三年
之戚父為之三年不
娶則夫之於妻有三
年之義故可通謂之
三年之喪 遂申也
竟也葬日即虞虞即
卒哭卒哭去葬不遠
共在一月傅氏云王
雖無再娶之礼而其
餘哀則同也 疏王
忘已大經而多為言
語志識也

此內地之戎在楚北
者河南新城縣有蠻
城戎是稱号蠻是國
名子爵也
十一年楚子庚誘蔡
侯般殺之彼書楚子
之名此不書者諸見

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其後襄

之一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鍼鉞鉞也鉞斧也鉞金鉞鉞黑黍

越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傳二撫征

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

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路明

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

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鸞司晉

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鸞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鸞於斬反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鸞與之共

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音汝數色主

反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心卒焉今王樂焉卒在等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

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期居其反於是予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息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

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

既葬而除故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

當靜嘿而便宴樂又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朱注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趙云社喪議云既葬應除此言除喪當在卒哭又少異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夏公至

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九月大雩季孫意如

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月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

子之無質也質信也○質之實反或音致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

城有蠻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也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波○隧音遂取慮

上音秋下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

隊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

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

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也肄勞

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肄以制反

其是之謂子傳言晉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

之衰

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孫執政

御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

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天音扶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衷丁仲反又音忠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類○頗普多反類如字一力對反獄之

放紛放紛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

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

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執政

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

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使所吏反有祿

升階賓升大夫立於東夾西面北上今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乃始來至當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此時賓入未升階待於西方張誤立其間執政禦之乃移立客之西又被禦又益西適鐘磬樂肆之間也按幾數回也與幾千人而國不亡義同

心陵一作必陵事有相類真偽難明緣此以致偏頗雖非故心亦為罪也會朝謂出外會朝大國非謂在本國故註云謂無禮敬大國之心按據此疏本註今有誤脫按罪及謂諸侯或罪鄭國而執政之人不之知也頗類一力獲反服說為類

不平也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授祭於社歸肉於公也

其祭謂鄭伯其祭在先君之廟

與上文僑之耻也對穆云執政之於羣僚猶大將之於偏裨偏裨失伍咎在大將孔

之責子產終不能盡辭也

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按於晉諸大夫唯韓子殊異餘人禮待之不可薄也

或云鬼神謂厲鬼也鄭大夫士不得志而恨死者按云鬼神者謂其不測也

上僑聞為韓子也下僑聞為鄭國也

林註所以忠志于宜

子而守與晉之信也附注難如字是

今日有求而此之後日有求而不與則得罪大國益大大國之求覆上定位也若韓子覆上令名也

或云奉使而求玉借公成私韓子罪也

一共一否鄭得罪他日奉使貪淫韓得罪今日

想是強買故商人告之

馮云孔張見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產子產雖怒其過當然失位之患鄙我之愚終當爭勝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強買之事盡情抑勒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襄

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受服歸脈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脈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亡有著

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

君祭數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色主及

過謬者自應用刑子寧以他規我規正宣子有環其一在

鄭商玉環同工其宣子謁諸鄭伯謁請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犬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

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

可偷也偷薄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

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一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

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

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今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

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滋益也屬音燭難乃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

○饜於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

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

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不義弗敢復也復重未也成賈音嫁請天音扶重直用反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稱庸

也用次更相從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耕毗志反

時之笑我乃爽然自失矣

句古害及又姑未反

與二義此句取也詔

也此是和買而子產

謂之強奪者蓋韓子

以威逼之其價必賤

子產知之故云然也

得謂韓不給價而得

之其謂鄭代給價成

成就也應上成贊或

云和奸

林註二罪失諸侯鄙

鄭國也

傳曰云詩言志者自

作者而言之云鄭志

者是統一國而言之

杜注典傳文不合按

傳說亦未是詳下

舍命謂守死善道也

彥美士也不渝下脫

邦之司直四字不然

下注當作不堪邦之

彥

有鄭有親有也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

廢反覆徒甲反其丈反下強奪同又其良反毋或或句奪爾有利市賢賄我勿與

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

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

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

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

私布之也布陳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

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宜子能改過○徵古堯反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飲酒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

子齋賦野有蔓草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齋才何

及字林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也子產賦

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

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褻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

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

曰善哉子之言是褻是褻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

人子大叔拜以答子游賦風雨子游賦風雨子游賦帶之子駒偃也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

孝子柳賦擇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突也擇兮詩取其倡予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

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

反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子產拜使

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

義猶周備咸一說呢於燕好也藉手詳文十二年晉聽公歸一本作晉人聽公得歸書云習與性成新書習慣如自然是林注以輕君為常

馮氏云惡今皆讀平聲

林註猶信昔聞其言今方信之是猶訓方也方始也一說猶信猶如可信也言雖年少之言猶可信下文仲尼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言古人之言於今猶可信猶有可意爾雅云猷可也毛詩作猶

古字通用大辰大火也蒼龍宿之體心星最明以候四時故曰辰字彗星也其狀似掃帚光芒字彗然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一說無所以治國者國豈能久疏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也此說非社群陰之所聚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祭土而主陰氣也平子聞有陰氣也平子聞有周之六月誤為載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大史以平子不識正月故辨之曰君所言應未作伐鼓用幣之禮正在此月降物謂減其物永也

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公至自晉晉聽子服昭伯語季平

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秋八月晉昭公

卒為下平子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柝

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用子產曰

有事于山執山林也執養護今繁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

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子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渾戶冬

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

采芣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

故能久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

於社責君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

於社責君請之諸侯用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禮也平

子禦之也禦禁曰止也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謂建

已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應陰氣也四月純陽

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

六月非正月也故大史答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

蓋象朝服而用素作之如今之單衣也昏義云日食則天子素服樂樂人即擊磬也奏進也夏書胤征孔傳云雷夫主幣之官馳取幣孔天神鄭玄云蓋司空之屬按雷夫必不馳車馳走相對交耳唐曆志集輯同馮云祝史請用幣之所昭子兼伐鼓說平子止之當亦兼伐鼓用幣為言不獨用幣按為雲師設為雲名之官長也雲為官名更無所出唯縉雲氏見文十八年傳紀紀號此傳從黃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皞後按雜傳記潛龍氏作

甲曆飛龍氏制字音莊子有老龍氏姓譜有古龍氏見丹鉛總錄君有聖德鳳凰乃來是知天時也月令仲夏之月鳩始鳴啓陽氣啓物也謂立春立夏開陰氣閉物也謂立秋立冬也按疏鳩作鷓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鷓鷓鳴詩云翩翩者鷓傳云鷓夫不一宿之鳥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夫不鳥之慈謹者一名佳其夫不今鷓鷓也詩鷓鷓在桑傳云鷓鷓養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今布穀也春來冬去無時暫止故名於司事

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樂奏鼓祝用幣於社史用辭辭

以自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磬奏鼓師鼓樂雷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來朝八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縉音進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

以春分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司秋分去夏止也鷓音倉鷓於諫反丹鳥氏司閉者也鷓丹鳥也鷓鳴孝故為司鷓鳴氏司馬也鷓鳴王鳴也鷓而有徒主教民鷓音佳鷓鳴氏司馬也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啓者也青鳥鷓也立春鳴立也鷓鳴氏司馬也鷓而有徒主教民鷓音佳鷓鳴氏司馬也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也立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鷓必滅反蜃市軫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也鷓鳴孝故為司鷓鳴氏司馬也鷓而有徒主教民鷓音佳鷓鳴氏司馬也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鷓居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鷓故鷓鳩氏司事也鷓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鷓聚也治民止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鷓雉東方曰鷓雉南方曰鷓雉音遵鷓側其反鷓音狄又利器用正度量禹氏者也夷平

如字鷓香衣反鷓許韋反

音遵鷓側其反鷓音狄又

如字鷓香衣反鷓許韋反

音遵鷓側其反鷓音狄又

司事謂營造之事職屬司空宇氏曰爽鳩是搏同類者鳴鳩是搏異類者雉夷聲近雉訓夷夷為平也竊古淺字竊玄淺黑也竊脂淺白也按扈戶也戶止也按紀於近謂近取諸事而紀之也天瑞遠民事近天子失官二句是古語故曰聞之言以今驗之古言猶可信也

警戒一作警戎不知其謀乃以為將過我而祭三塗也奔不書略夷狄也

音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鵙鵙夏扈竊玄秋扈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鷦鷯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鷦扶云反鷦勅倫反○側百反又助額反噴音噴又扈民無滯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滯放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顛頊少皞者德不能致遠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脩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贈宰也以忠諫見進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蒯苦怪反蒯苦怪反莒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棘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冬有星字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以銳反又息遂反天事恒象天道象類告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與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

林註攜攜其手也應答也非兆應此冬經傳無其月十月冬初十月即夏之八月也故以八月解之八月心星在西字從其西過心東及漢傳云奮說以火災為布新謬矣此言火除其舊則新自布也晉語天事必象又云天事官成周語天事恒象邵氏云其與猶曰其諸與語辭

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

火長水故以下為壬
妃是水為火之雄
在大辰為多及漢為
少故水少而火多丙
是火日午是火位壬
是水日子是水位故
丙午為火壬子為水

或云餘皇又作餘皇
唐劉晏為歌艘或此
集韻或作艘荆人呼
渡津舫為艘說文長
箋吳闔閭舟名餘皇

環而動之猶未合有
出入之道故滿路置
火以防吳人待楚子
命

從之吳師從三人之
後呼之也伏於舟側
者皆更迭面對楚人
以為怪故將殺之而
亂

祥也天漢水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漢陽縣昔帝顛頊居之其城內有顛頊冢

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

音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星當復隨火星不

過其見之月之五月鄭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同日火若我用瓊瑯玉瓚鄭必不火瓚瓚也瑯玉爵也

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上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頃江而且楚

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

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天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

者守之環而動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

命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

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衆

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髯鬚與吳人異形潛伏於

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

皆迭對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

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三

昭經十三年。乾谿苦今讒慝他得傳囚俘芳夫治區夫音也若憚待且

將焉於虔其效戶孝掩於檢郊竟境音蔓成然萬音羣喪息浪子皙星歷

已徇似俊能為于偽黑肱古弘築壘力軌辟音璧而潰彼宜知擠說

須務牟亡侯史狎一作音扶王泂以全入鄆入本再好于音謂斷于

棘闈音韋溝壑許各隊也直類王溢鼓殉而似俊觀從謂于于

夜駭戶楷相恐下勇周徧音遍不書殺申志于

旗音其見舟賢遍淮汭加銳羣賂路音宥罪又音為君于偽孿力狄自說

不復扶又毋勤無音王枢其久詬天本又余界必利五人齊好惡

徧音徧見於賢遍巴姬必加密埋亡皆大室音泰五人齊好惡

下烏路及下皆放此為應之應無釁許斬苛音同同下慝他得數其

所主下下善遐稼齊肅側皆藏賄呼罪不厭於豔好學呼報顛頡戶

反所主下善遐稼齊肅側皆藏賄呼罪不厭於豔好學呼報顛頡戶

反賈佗徒河齊妻七計樂魯官方相息亮反與主烏報下邳皮悲四

千乘繩證反羊舌鮒音附幄幕於角反淫芻初俱反說文芻草也蕘芻牲曰

蕘屠伯徒音饋叔其位一篋苦協瀆貨徒木數也音爲此役也如字不旆步

以底音傾覆反長幼丁丈巡守手反方嶽音不治直吏反不旆步

反以恐下勇反愬于音朝夕如字幾亡音不共音雖瘠在亦

什也音杞郟才陵近魯附近數以音敢與音蒙裏音司

作壇今會處昌慮使人所吏咎之其九競爭爭鬪之蒙裏音司

鐸徒洛以蒲本又作伏本又作守者手反子服湫一音子鳥反

將焉於虔卿稱尺證坐叔才臥使近附近經十四年音司徒老祁夷

反字林遂劫居業能復扶又子韓皙星歷假好呼報收介特音界反

注單身音宥孤音賦稅始銳罪戾力計慝他得邊疆居良共公音公

子鐸待洛無厭本又作屨公子鉏仕居蔽罪徐甫世反鬻獄鬻賣之

稱尺證臯陶遙音乃施於刑侯也不爲于偽故重直用經十五年籥入

反羊略爲叔弓于偽復立扶又不遠于萬傳將禘大計齊戒側皆有咎

反其九喪氛徐扶蓋見賢通莅事音利故爲于偽亦長丁丈故實之

反女何音而背佩音鼓聚才喻好惡呼報反下鳥路反或並不愆起虔

復加扶又以庇必利反所喪息浪而繕市戰守備手反請降戶江將

焉於虔戴本又不與預音荀櫟本又作隙爲介音界樽以本或作尊又

尋器以之故數音姑姓其吉反又出鎧開代拒音鬯音彤弓徒冬虎

賁音東夏戶雅焉於虔及下將所樂音洛下文靜默本或作嘿同

經十六年音誘音雩音傳既而復扶又下邳音取慮如淳取音取音取音取音

之如陂彼皮邾人談音甲父甫音之亢苦浪也夫音我肄徐以恭恪苦各

今本恭禦之及魚呂反注言數音朔陵侮亡甫衷當或如字類徐力放紛

作共今本恭禦之及魚呂反注言數音朔陵侮亡甫衷當或如字類徐力放紛

今本恭禦之及魚呂反注言數音朔陵侮亡甫衷當或如字類徐力放紛

芳云放從子用反。百乘繩證反焉得於度反。將僻本僻今邪似嗟反共

朴普角反之守手又反。可偷他侯反。盍求戶臘反。何厭本厭今不復反。不復扶又反。弗

銳乎悅歲反。成賈本或價。更相庚音反。蓬蒲東反。蒿呼高反。藜力兮反。毋或下音無。寶賄

呼罪反。勿與預音反。以好呼報反。背盟音同。餞宣子賤淺反。藹字林才

或作貨。二反說文作儻云齒差。跌也在河千多二反。蔓萬音反。迨戶賈反。馮子今本孺。別於

反不渝羊朱反。褰裳起度反。涉漆側巾反。不復扶又反。令子力呈反。印段一刃反

其唱昌亮反。今本亦倡。和女戶臥反。下女音汝。貺起況音反。數世色主反。私覲其勦反

命起舍捨音反。夫玉扶音反。藉手注在夜反。語季魚據反。奢傲五報反。尚少詩照反。屠擊

徒音。今繁力呈反。經十七年音勃。長岸五且反。菁菁子丁反。者莪五河反。樂

且洛音反。饌仕眷反。禦之魚呂反。慝未他得反。於夏戶雅反。下當夏家同。是宿音秀

馨奏古音反。嗇夫色音反。少皞胡老反。已姓音紀。一師長丁丈反。大皞音泰。少

皞摯音至。燕也於見反。鷦本亦鷦。鷦子遙反。或子堯反。鷦本或作鷦。鷦本或作鷦。鷦本或作鷦

本亦作。有別彼列反。鵠本亦鵠。爽鳩所丈反。鷦留反。又音彫。曰鷦

本或曰希如字。一音丁里反。本鷦如字。喑喑一音子。顛頊音專。下於

雜音。乃警景音反。獻俘芳扶反。以應應對反。夏之戶雅反。星見賢遍反。嚮伏許亮反

作向。今之分扶問反。今濮陽音上。之牡茂呂反。相搏本又作薄音同

本亦向。今之分扶問反。今濮陽音上。之牡茂呂反。相搏本又作薄音同

吐且。闔廬戶臘反。下喪先王息浪反。髭子斯反。鬚須音反。皆迭待結反。迭更音庚

十七年傳。鷦今從釋文改之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四

昭公

起十八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夏五月壬

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人入郕郕國今琅邪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長鄭而樂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

而代之以其位居長私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而毛得以濟

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三月曹平公卒為下

傳云乙卯亡故杜云

左傳校本卷二十四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此後常以葉為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也十二年從夷遷於荆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于葉今復遷于白羽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楚世家陸終六子長曰昆吾亡姓昆吾國名世本云衛是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故杜云

然蓋與樂同亡者非陸終之子其後世子孫耳。濟成也。融風易緯作謂風東北木之始也。火得風而盛。望之望火氣也。蓋四國次有火氣也。

林註幽遠者非人力所及何以逆知其必。然惡徵亦為祥。良是語諱良所未悟。良有以也。古今共有此語服虔訓能非也。

陸云良平善也。按此說亦非。與象也。公子公孫蓋聘使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入為便。屏攝亦見楚語鄭衆云束茅以為屏蔽楚語解引周仲文云屏屏風也。攝形如金腰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撰與琴同。廟木主石函盛之。祭則出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內以避火災。

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蓋縣士分在四方不聞火火之明日乃聞有災故戒使

見原伯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地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

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數所禱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禱竈欲用權掌禱主反所禱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難傳言天道竈猶不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以蓋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夫祥變。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異之氣。

薦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

可逃非遷所免。及火里析死矣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故託以知不足。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

故辭不使司寇出新客。新客新來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

欲令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攝祭祀之位大

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

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祀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

音石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大夫司宮巷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燧。燧許斬反城下之人伍

各保其所應受徵役之人令備以待上命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郊人謂郊內鄉之人也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玄冥祭脩熙也覆其餘災慮更火也六月夏之四月時種稻故君出觀行之藉猶藉路踐履也撰訓持斬其首而持其頭也祭妻子也舍止而留之也是說謂下之人多有不悅學之說也惑謂疑惑此下之人言謂此言有理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如草木之墜落枝葉也陸氏云大人懼違象而失位心志惑亂故狗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林註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

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禱火神祈于四鄰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翻音容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國不市不市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邠人藉稻邠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邠邠莊公及邠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邠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學音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不害而失道者以惑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其意

田萊荒蕪衰落而已月益宋板永懷本作日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殖時力反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禘禘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佛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應反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女音汝鄉許亮反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毀於而鄉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信子乎辭晉公子公孫而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

振除謂振訊除去之也振猶振衣之振廟當在宅內以其居宅狹隘故廟在道南也寢即居宅也蓋游吉宅近大路故將被除也按除者毀其四面基址非毀墻垣也衝蓋通道丁字巷量其庭而豫計之以其狹隘當過期三日陸氏云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亦通此段似重出詳十二年傳

奔走而望祭山川將以誰為罪而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

奔走而望祭山川將以誰為罪而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

擊之
林註誠如吾子之言
也按子產答叔向亦
有此語又按荀子陋
者俄且擱注音魏謂
猛為個

有備謂授兵登陴有
守備也或云豫知晉
人之有讓而宿構答
辭是備也許前自夷
遷荆自荆遷葉今又
自葉遷析葉本楚地
補正言以不專心事
楚之許而不礼于方
有令政之鄭鄭得晉
助其伐之不難矣所
以必遷許也附注向

許遷國鄭得其地故
許謂鄭曰爾之地乃
余舊國也鄭謂許曰
爾之國乃余俘邑也
舊許字見十二年及
襄十一年悼公卒止
奔晉斯立

鄭舊作鄭訛也唐石
經作鄭今從秋文改
之

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勁忿貌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敵邑之災君之憂也敵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敵邑不利間去聲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

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既事晉

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

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許自夷遷居葉恃楚

而不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也許先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

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

小鄭許不可俘雖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

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

其君買如弒者責止不為亡邾地震無秋齊高發帥師

伐莒冬葬許悼公傳無

閏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令尹子

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遷陰城郊皆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鄭陽

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鄭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

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

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

杜云郟姓世本說
文同胡氏云姓禹
之後

為人子事父如文王
世子之為即自足矣
蒸物已不于知於礼
可也

呂覽晉之伯也近諸
夏而荆僻也

收一作牧

按註遺謝上疑脫故
字

託寄身也繡麻縷
也度度城高下也去
藏也字書作弄言連
所紡之縷令長與城
等而藏之疏款謂軍
人將此婦人而獻之子
占也按隨而出獻婦
人本文所無皆以意
言之或疑諸外下脫
而出二字世本以乞
子瑕為子游之弟並
公孫夏之子
雀與疎音義同按李
善魏都賦注引此傳
曰駟氏懼懼今無懼
字
按算晉大夫也
不待而對不待衆人
之羣謀國語天昏札
瘥之憂按此四字當
是當時成語韋云狂
惑曰昏周礼大司樂
云大札令弛縣蓋札

音郟

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於宋公伐邾請師於宋公伐邾

向傷亮反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圍取不以告

○國直乃盡歸郟俘夏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天子止

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天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蒸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

君之名○邾人郟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

邾事○邾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邾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

城父而實天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以通北方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天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譜天子張本秋齊高

發帥師伐莒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

章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

已為嫠婦嫠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

之因紡縷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及師至則投諸

外投之而後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綠繩登

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

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是歲也鄭駟偃卒子

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

叔父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

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從也從懼他日絲以告

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不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

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死

大疫死也昏未三月而死也札音截又作壯壯列及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是指駟氏附註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按廿二年曰惟亂門之無過周語曰無過亂人之門呂覽亂必有第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

按就城而取之朱云先是吳城州來以為縣今楚就城而取之是吳城之也積義今楚復取而城之是楚城之也疑本注有誤按今日之未撫民猶前日也

挑釁于吳

曰札小夜曰瘞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文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之族謀宜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之氏非國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過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戌音恤葉始涉反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知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

性生也按謂性命也無量即不節用日駭即有寇讎勞轉即不樹德忘寢食即不樂生書樹德務滋林註我若相闕龍必不覲見於我補正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覆而去之正義謂其室既近覆之不難但吾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多一轉按此言淵是龍之室處室物之常何用覆而去之譬之猶居城市人之常也補正亦多一轉按國策怒於室者色於市蓋遷怒也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挑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洧于軌反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怨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怨可也乃歸蹇由言楚子能用善言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嘗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鄭莫公反一亡增反義故書曰盜

彼國相接故告蓋會
管來聘於魯公羊
傳曰母兄祿兄作而
不義出三十一年傳
紀例曰士殺大夫則
書曰盜齊豹司寇守
嗣大夫作而不義故
同之干士

蔡平侯卒子宋立十
九年為一章章首之
歲必周之正月朔日
冬至僖五年正月朔
日南至計僖五年至
往年合一百三十三
年是為七章今年復
為章首陸云此梓慎
自望之也蓋日官之
世業非魯公命之
僖五年傳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

烈士傳田光唾荆軻
軻曰此出口入耳之
事必大事也支十八
年傳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隊

在吳奔臣吳也免其
父之命
君或作尹

宋氏曰我將歸楚以
受死按此歸死或謂
婦屍於司敗者誤也
下文云伍尚歸一
說能報期後必能報
也非命之之辭

所謂求名而不
得○鬻張立反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
出者皆書名惡
之○垂戶化反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力烏反
而赴以名○

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
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
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
梓慎望氣時魯侯
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使梓慎望氣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
有大喪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
氏桓族

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
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
曰君一過多矣
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使城
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故遣令去
三月大

子建奔宋
三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
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
佞才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
周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
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丹奸也
奸犯也○使
字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
無極曰奢之

子林若在吳必息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真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
大夫真尚弟子胥○頁音云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
逮
自以知不及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
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
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
慶待洛反
擇往而往知也
負任
音壬知

左傳
卷二十四
七

勉努力也令勉力報
讐比於相從俱死為
愈也病差謂之愈言
其勝共死也 襄十
四年傳注吁晏也
冒奔吳詳吳越春秋

見謂為之紹介使之
見光下文齊豹見宋
魯於公孟論語門人
見之亦同史記專諸
者吳堂邑人也伍子
胥之亡楚而如吳也
知專諸之能乃進專
諸於公子光注堂邑
在臨淮專亦作專音
同 作亂而亡猶愈
干坐待死公未知諸
人已死故猶往請之

世族譜辰地皆云元
公子

宗魯所謂非義之義
也湯云首三句重在
名是難背豹次四句
重在利又難背孰今
聞難五句以名說末
以利說是名利二字
足以殺人者

死不辟勇也尚為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

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也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州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閭也及復也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

不利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

乃見鱗設諸焉鱗諸勇士見而耕

於鄙吳弒僚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華亥

偽有疾以誘君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

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

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

遂劫之劫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

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質音致案公辰是景公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

為質此冬華衛公孟繫狎齊豹公孟靈八公兄也齊豹齊

也棄之司寇與郵郵音緇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繫

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約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

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駮乘焉為公孟將作亂而

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

親近我與音預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

又知字遠下萬反

按行事將死對語一讀吾將以下十四字為一句疏不世殺公孟之言是終事子也林註惟設於蓋獲門外若今觀位而伏甲士於帷設之中齊子豹也氏家也按尋後猶投踵謂竊自其後而襲之也使華齊公孟臣也使衍字齊氏齊豹之人乘驅乘車疾驅也闕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

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僇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實戈於車新以當門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實戈於薪尋其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闕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中丁仲及因如志字又毗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鴻駟復就公乘一車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用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

公而去闕空也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

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

鳥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齊

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填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

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

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阿比也命亡臣不敢貳貳違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也乃止

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相與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

以為乘馬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振振行夜衛侯

以為乘馬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振振行夜衛侯

傳云阿下親附而卑下之非是

青辭不得止命

容禮見者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觀私面之禮今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說文振夜成有所擊也从手取聲

林註不可以其屬意累及賓客。借廿八年誰扞牧圉按外役在外之役扞猶守也給也。或云扞衛外之役非也。除死助行夜以免除死罪。謀殺或以謀屬上句讀。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日誤可知。故杜不言。

按齊諸本皆作齊誤也。按終而言之者謂終言死後事也。謚是死後賜之也。而春秋名號析成于下曰與北宮貞子皆賜生謚。傅氏亦以為生賜。又按

皆未死而賜足利本無求而二字此非康誥之全又引其意而言之此表何忌以及射宗魯也。牢曰子云是人也。一字子張故曰琴張。孟子云如琴張者孔子所謂狂也。賈逵鄭眾皆以為琴張即顛孫師服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顛孫也。胡氏云宗魯則齊約所畜養之盜孟繫所見殺之賊。家語琴張乃止。

子城本與七子同心奔鄭及其敗遂率意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實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

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

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

彭水之上。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況在群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

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為利疚於同。不蓋

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

城子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宣向鄭

建。公孫。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

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皆齊

昭二十一年
適晉以請師此段承上文
上十七字下十六字
長句對

我子死亡自有天命
我不忍其耻欲喪子
以伐之

年老不能出外服事
他人

亦詳祝文見下疏魏
李繪聘梁梁哀押語
及春秋乃云亦當為

齊侯小瘧初輕一日
一發後重頻日熱發
是以久不差也又詳
類氏家訓 豐从豆
盛物祭豐于肥祭盛
豐備是也 固鄙人
名服虔以為祝史之
輩固陋者非矣誅
祝史與焚巫尪好對
此與魏絳有窮后羿
同一說法
按家事連讀朱氏云
其處家也事無不治
家字逗竭尽真情無
有私曲礼曰有報無
祈神人無怨兼入說
無怨直照詛字

此如孝經上下無怨
也群臣下民無相怨
耳

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

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敢

華氏費遂犬司馬華氏族。鹽古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

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許候也。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

者華向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

納我且歸之有庸功善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子

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

行從公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而女也所齊侯疥遂疢疢瘧疾。失廉反。期而不瘳諸侯之質

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以辭質欲殺固固以辭謝來問公說告晏子晏子曰

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

耳

孫鑣云其言在也字下亦倒亦往句法亦新或云隱七年傳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良與此也字同格輸也墮毀奪取其所聚之物也按輸如字送來也阿房宮賦輸來取掠本此不必訓墮思一作畏

附注禍之之字衍此官皆齊自名名改與周禮不同

正法境上有關自境至國更無關齊於境內更置關以隔外內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按強易猶強買朱云縣鄙之人為大夫強抑以移易其貨賄也僭猶矯命變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朱氏云毀偏介之關去內外之禁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即此但孟

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亦反從子用反下淫從同或如

字厭於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

忌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怨民痛無悛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欲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衛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

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在暴奪其私物其政如字一

承嗣大夫強易其財承嗣大夫世位布常無藝藝法

肆奪於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

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祝之又反下同

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億兆君若欲誅於祝史

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責去起呂反斂力驗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言疾愈行沛

反責本作債通布胡反

子作以旌

周禮孤卿建旃古者聘士以弓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虞人田官諸侯皮冠以田故以此招之也王肅曰道謂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召不往也馮氏云道者人之所同官者己之所獨

醢醢醢肉醬也古人調鼎必用梅醢此不言鼓者古未有鼓也急就篇載鹽鼓蓋秦漢以來始為之耳齊者酸醢適中也按獻進言也

亦者兩相須之意也中宗顯明亦有和羹

之臣總齊大政無相爭訟
烈祖篇

和文一氣杜解以為人氣服云歌氣傳云四物當謂律度量衡七日不引七同故劉炫疑之或疑七日當為七同日同形似周語論七音有七列七同之言乃曰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疏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

音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道之常也非物也君子韙之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

按舜五絃周如文武

二絃故云七音出於

武王七日七同七列

是樂家取象云然聲

律之源恐不在此

按有逢之有猶有濟

之有舊讀為有無之

有者非也周語韋解

可證焉

子產死詳孔叢子韓

非子子產云子為政

必以嚴莅夫火形嚴

故人鮮灼水形懦人

多溺子必嚴子之形

無令溺子之懦初子

產問政然明明云見

不仁者如鷹鷂之逐

鳥雀亦此意

韓非子游吉率車騎

與戰一日一夜僅能

克之

少止謂鄭國餘處之

盜由此少止善哉美

子大叔之善用子產

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也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

側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

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

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也狎輕則多

死焉故寬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

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

許乙母從詭隨從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以謹無良謹勅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

當用猛政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

懷附近者各以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

能進則王室定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道聚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

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之在二例外直稱入者自外入內也文無義例

披析也

朱奔悼公東國立

此鐘初鑄於王城敬王移於洛陽秦徙長安漢至晉常在長安劉裕移於江東魏魏收聘梁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隋又遷於西京開皇十五年勅毀之馮氏云夫樂夫音用二夫字不使音鐘二句連天子句並說也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槲聲近橫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也按物樂器也咸有周徧義不充不容而後心以是感感則生七情之疾

位處庶兄之下

假樂篇

劉云聘禮卿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如二牢耳傳云如命數則鮑國三牢三而加為七牢借也故劉為是七牢禮厚矣若為鞅設鞅必不怒時魯人云是鮑國之例故怒其輕已

御士詳僖廿四年亟數也朱氏云假令華亥等歸來我之死亡自有天命又不可以再亡

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

八月乙亥叔輒卒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天子則失位遂

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泠州泠音力丁反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也泠音力丁反夫樂天子之

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之作器以鐘之鐘聚也輿

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宛宛細不滿大者不槲槲大不

入○槲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

藏於心心億則樂也億安宛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咸如槲

則不容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槲矣王心弗堪

其能久乎為明年天子崩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天子朱失位位

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

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

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解今蔡侯始即位

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叔孫昭子以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有

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

音祕故為于偽反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

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

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宋華費遂生華貍

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貍

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

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

子謂華登○亟欺冀反

亟言

軍編馮氏云如亡言
不如出亡也死如云
云則言外見未必可
以逃死耳此四句皆
反語按傳廿二年傳
疏亦云如猶不如也
古人之語然言君愛
司馬則當身死失國
也若亡可以逃死勿
慮其遠如亡解杜註
或有誤 說子多僚
也有命逐驅之命也
吾又不自即世按言
吾過老在世不幸遇
此亂憂也按哀十六
年傳註承劔破劔指
其喉也蓋劫之問其
詳悉也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慮其遠可以逃死公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使逐驅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 賜及從者司馬
亦知之亦如公賜 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厚 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訊子皮華驅 宜僚盡以告
遺之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言
亡傷司馬 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
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執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
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驅家臣 劫司馬

附注依經文當作居
廬門南里以叛朱氏
云所城連及於桑林
之間也何為猶云若
何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人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
梁國睢陽縣 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 六月庚

春分之時朔則日在
箕望則月在角秋分
之時朔則日在角望
則月在婁角天之
中道日月俱從中道
晝夜等似有體敵之
理月可敵日冬至之
時朔則日在斗望則
月在井夏至之時朔
則日在井望則月在
斗斗并南北晝夜長
之極似若月之極長
可以掩日 相過謂
絕相懸殊也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物事 對曰一至二分一至冬至夏至 日有食之不為災
也 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絕相懸殊也
林注先人而掩人者
奪其心志也後事而
勝人者待其衰竭也
按先人後人兵家本
有此策詳宣十二年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 於是叔
輒哭日食意在於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宋烏枝鳴 廚人濮曰濮宋廚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
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內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

然此與彼語意少異
雖舊作雉誤也

林注我輩小人但能
可借其力陸云君字
或上屬或下屬杜註
不明亦似上屬按杜
註極明下屬無疑陸
誤矣禮記註徽號旌
旗之名也書其官姓
各於上被之於背以
備其死知是誰尸也
令衆揚徽者欲知助
公多少如云為劉氏
者左祖也識或作
職按說文徽衰幅
也一云三糾繩也又
云以絳微帛著于背
若今救火衣
林註說甲于公前而
歸其所居
公里無解未詳或云
宋公所居之里猶云
公邑也是否程僂新

華姓互居敵地是所
謂不替小忿也按不
替小忿四字疑是古
語咄本作皆

鄭翻其御二句疑有
錯脫不與上文相接

呂封人華豹本無華
字世族譜宋雜人內
有呂封人豹華豹別
為一人呂邑封人官
名豹即華豹定本有
華林注城與豹相遇
城還車豹見而識之
曰城也
城謂豹汝頻射我不
使我得更遞是為鄙
也豹服此言抽矢而
止此豹亦不達軍之
戰禮也鄙鄙夫也凶
見豹死事急抽矢而
下車為豹擊城凶傷
股力疾擊城折其車

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

負。一帥吳大夫。音圓。華登帥其餘師。以敗宋師。公欲

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七。備。

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比復。即之。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

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

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娃居于公里。亦如之。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晉以前年奔。曹翰胡。音寒。又戶且

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夫。衛公子朝。前

為鶴其御。願為鶩。鄭翻。華氏黨。鶴鶩皆陳名。子祿御公子

城莊董為右。子。董音謹。干孳御呂封人華豹。張凶為右

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逐之。

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間。射食亦反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更音庚。抽矢。不射。城

射之殪。張凶抽矢而下。音殊。長丈二。在車邊。射之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軾。折之設。反。扶伏。立如

又射之死。死。干孳請。矢。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

同。又射之死。死。干孳請。矢。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軾。折。城車軾。折之設。反。扶伏。立如

又射之死。死。干孳請。矢。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

又射之死。死。干孳請。矢。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

軫謂匄扶伏同檀弓注引詩作扶伏救之是證也但匄匄重唇扶伏輕唇異且同乘皆死哀八年公賓庚輩亦然從子以求生

一說廷誑也輻言已猶能害宋不幸而後奔亡何至如蔡氏死滅

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時衛有齊豹之亂魯三家專政故犯云然

按隱太子有二子長平侯盧次即東國也按靈王殺隱太子其子東國與土同怨靈王相共殺之以報父仇故東國德平王必甚今又立之為蔡君則德王益深矣德荷恩也同惡陸無音衛庫云為是平王與東國昔共怨靈王其心同也

周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敬王立不言其人為亂未知其誰非誰是也傳聞行言經不之書此承人之言即書者周是宗國聞其亂當執位教之所處在已承言即書也

未成爲君者法書名此王猛如昔展以名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子刑

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死大敗華以圍

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輻曰吾爲樂氏矣晉樂盈還入作

輻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也廷恐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輻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

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楚爲明年華向出奔蔡侯朱出奔楚費無

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盧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

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一心故廢之

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之

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公如晉

及河鼓叛晉叛音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京南

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大蒐于昌間無傳如字夏四

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

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秋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鄭今河南縣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

未即位故

不言崩

繫國以王當國也卒
言王子者未成爲君
繫父稱子猶子般子
野卒庚戌上去癸酉
三十七日

帥用賤人故知所求
於昔者不多
馮云寧使田奔爲華
氏宗廟之羞于云不
能滅華氏是宋國之
耻然以此爲憂患不
如出之而強其憂故
云無寧按此二說不
與下文相接此無寧
與寧不亦淫從其欲
以怒叔父之寧同意
古人戒過亂門今楚
則聽亂人之所請此
語詳上文元尤宗之
尤蔽也疏尤高也樂
勸也無高貴不善之
事以勸亂人爲惡也
知困知終無生地也
宋人慮更爲害決欲

取殺之今請之宋人
而出之則是功楚人
也蓋致死則成不可
解疾戰則師或致敗
出之聽其出奔也即
所謂與之走地也

按王語一作王與則
說音悅林注取之如
杜注則如字陸云林
是也
按願願之單子也故
單子亦同志共立子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北郭佐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
餘莒地
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
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
大惡其君
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
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校前後當爲癸
卯朔書癸酉誤
述曆以是食爲閏十二月朔以是
說貞享曆推之是月癸酉朔食在午

患宋以義阻之
禾反无苦浪反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
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
亦無能爲也已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
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
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使公孫忌爲大司馬
邊卬爲大司徒
仲幾爲左師
樂大心爲右師
樂輓爲大司寇
以靖

國人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王與賓孟
說之欲立之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賓起子朝之傅
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
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
朝爲太子
說如字又音悅
劉獻公之庶子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伯益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爲

猛也。周語：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平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入也。韋解與杜少異。按犧者，寵養之名。因喻寵子為犧。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此字對牲而言。人犧之人，指他人而言。假入假人以權也。猛朝共是王子，然猛無寵與他人無異。一說：己犧何害，此蓋古語。故王嘿帶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戊辰之下。言廿二日者，此段書日最多。又經傳時月多錯，故顯此二日，以欲易驗也。次正語見公羊，猛蓋太子壽之母，或其母貴也。

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去之

言故劉。劉，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斷丁管友。遽歸告王，且

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籠飾，然空當見殺，若人見籠飾，則當貴盛。

故言異。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實人，如寵則不

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

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夏四月，王田北山，使

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

去。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

戊辰，劉子摯卒。二日，無子，單子立劉蚤。蚤，事單。五月庚

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朝故盟群王子于單

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晉之取鼓也。五年，既獻

而及鼓子焉。獻，於。又叛於鮮虞。鮮虞，晉屬。六月，荀息襲東

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行下孟友。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

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

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

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喪息，浪反。帥郊要餞之甲。二邑，周地。餞

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

也。不欲使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

謀。莊公召伯魚，子朝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

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

也。林註：非有德之言，樊單劉竟後年，何由聞敵密謀，恐各氏誤前輩亦疑王子還謂

昭世二年

單于云前取王如莊宮使君失王出奔者摯荒也非我也委罪也單于覺其欲背又奔平時

欲晉救至故出次以示情急也

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摯荒以說委罪於

劉子如劉劉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酸延欲其盟故亡走音止又音市

定稠稠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丙寅伐之京子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績于

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以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單子欲告急於

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子

辛卯鄆州伐皇鄆州

大敗獲鄆州王辰焚諸王城之赤焚鄆州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

百工叛司徒醜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

午友伐之單氏友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冬十月

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

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以納王于王城丁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十一月乙酉王子猛率

不成喪也釋所以不巳丑故

王即位敬王王子猛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十二月庚戌

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

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

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

閔

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蓋敬王即位乃追諡之

岡氏云三子古本作二子右行詭謂右行而詭濟師也非入姓

昭世二年
名按此不知晉有右
行氏如右行辛者而
為之謬說也補正
唐石經西南下有子
朝奔郊四字

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行戶郎反
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朝所在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四

昭經十八年琅邪音郎本圃音郎本莨弘直良稔之而審侈故尸氏反又夏

伯反壬午大甚火甚其處祭處同故登以望氣望氣或作以禳

火反今復下扶又反竈焉於虔有中丁仲里析星歷將有大祥作火

也祥非身泯反以知音智使輿音餘其柩反為其于偽欲令反巡行

始銳反盡俘反歸以語魚據上替反生長反被讓徐音蒐場良直

而鄉本亦作及衝反使從才用登俾反忘守音如字勁恣

古政反恐懼血勇讒慝他得荐為在逾荐重直用反他竟音境楚喪浪息

君盍反許先反而復反蔽障反子說音悅於析反經十

九年為郟于偽加殺音試圍城郊占洽其僅音覲以持如字城父音甫而

也反少師詩照王為之于偽悼公瘡病也伐濮音卜諸夏反城父音甫而

寘反王說悅音贅榆古弄反下音俞贅婦今本贅而去之起也

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力吳反夜縋直偽鼓諫素報上之人

亦諫亦諫一本作城上之人共公恭幼少詩照駟氏聳息勇札音側八反一

也字林作死也壯瘥林才河反字天反於表昏如小疫音又喪息浪懼隊類

反立長注丁丈反實剝反邦角諺曰音無過一音古猶憚待且子旗音民

樂各音勞罷本或我覲反大歷見也反賢過之知音舍前音捨又經二十年

自鄴字林音夢案夢之使所吏君爭之爭惡之鳥路侯盧本又作盧

廬團望氛反芳云幾亡音祈又後弭彌耳汰侈音奮揚方問太子冤於

反遣令反力呈再奸音使還音環同盍以反戶臘之長反丁丈不逮音代一

反愈差反初賣僚也本力彫反也字今吳殺申志反公孫援于眷拘向勝

反九于其廩反力甚太子樂反力官無感反千歷狎齊豹反戶甲圃反布五欲去呂

我子夜親近之附近是僭反子念寘戈反之鼓要其反一適及閔音斷肱反古弘

乘驅繩證反又閱門悅魁反徒回復就反扶又之衢反其俱肉袒反徒早氏爭鬪

爭之處反昌慮欲令反力呈析朱反星歷鉏反仕居草莽反莫蕩之好反呼報宗祧

他彫致使注所吏反從者反才用牧圉反魚呂執鐸反待洛終夕與燎終一本與

本於燎亦同今徧賜音遍名牢反力刀疾於反居又回邪下似嗟反費遂反扶味其詢

本或作少司注詩照反下公遽反其據而女音齊侯疥該舊音戒梁元帝音

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瘥反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則當作瘥

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瘥已音瘥疾何為復言遂瘥乎不瘥反勅留

裔款反以制齊孽反必計君盍反戶臘事治反直吏不媿九位反本亦愧無猜

反七才以蕃音煩祉音恥為信于偽反又如字邪反似嗟撞鍾今本江反鐘斬艾

反本又作刈魚癢其聚又才住反字謗譴反徒木無悛反七全矯誣反居表求媚眉

反其言僭僭丁念反下嫚反武諫舟鮫交藪反素口薪蒸之蒸反麤曰偏介

下彼力反迫近之附近其賄反呼罪則應應對之養長反丁丈皆詛反莊慮億兆

反於力公說悅旃以之然趨之反于鬼至自佃音田本亦作田焉得反於虔

如羹音衡醢呼兮醢海音以亨音庚炊也昌垂以泄息列

洩無爭之爭鬪總也音摠五聲官徵角徵為君商為臣角物為角徵張里大蔟音七

音變官商變角徵羽八風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

訓周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幽風彼貧專壹如字

本同傳虞夏雅大公音泰爽鳩氏樂之一本作之樂亦鮮死息淺水懦

乃亂反一音儒民狎反甲而翫五亂以治直吏數月所主盡之水或

本殺行字○今糾之反居黜苛政何音無從本又作母詭隨九委式遏葛

反慘不七感經二十一年頃公傾音圍將鑄之樹律中反丁仲泠州鳩或

作伶或作心億反於力則樂音洛適子反丁歷以長反丁丈人恐下注同少司

詩照張句亦古害反本而訊信音將見反賢遍鄭翩音豐愆或起度反本睢陽

雞音舊鄘音容本作嬭廚人反直誅濮音盍及反戶臘二帥注色類反死難乃且待

復夫又及下次乃徇反似俊揚徽許開反說徽識本又作幘裏首音不

皆今本又作皆皆○赭上丘又作皆陳反直觀莊董本或作則關本又作變相

余息亮殪反一計君焉反於虔廷恐反丘勇乃復反扶又朱愬音懼泄息列反

反經二十二年大蒐反所求鞏縣九勇子朝難乃且邾反古洽廓音圃牧

之州牧齊帥反所類能復扶又反下省臧反子郎祁犁力私反又後弭彌

反其犧也反許宜遽歸反其據弗應應注對之北芒音錡澗反古晏守之反手又

字如伯奂音喚單旗音不捷反才接樊頃子項本或須字令單力呈奔平時作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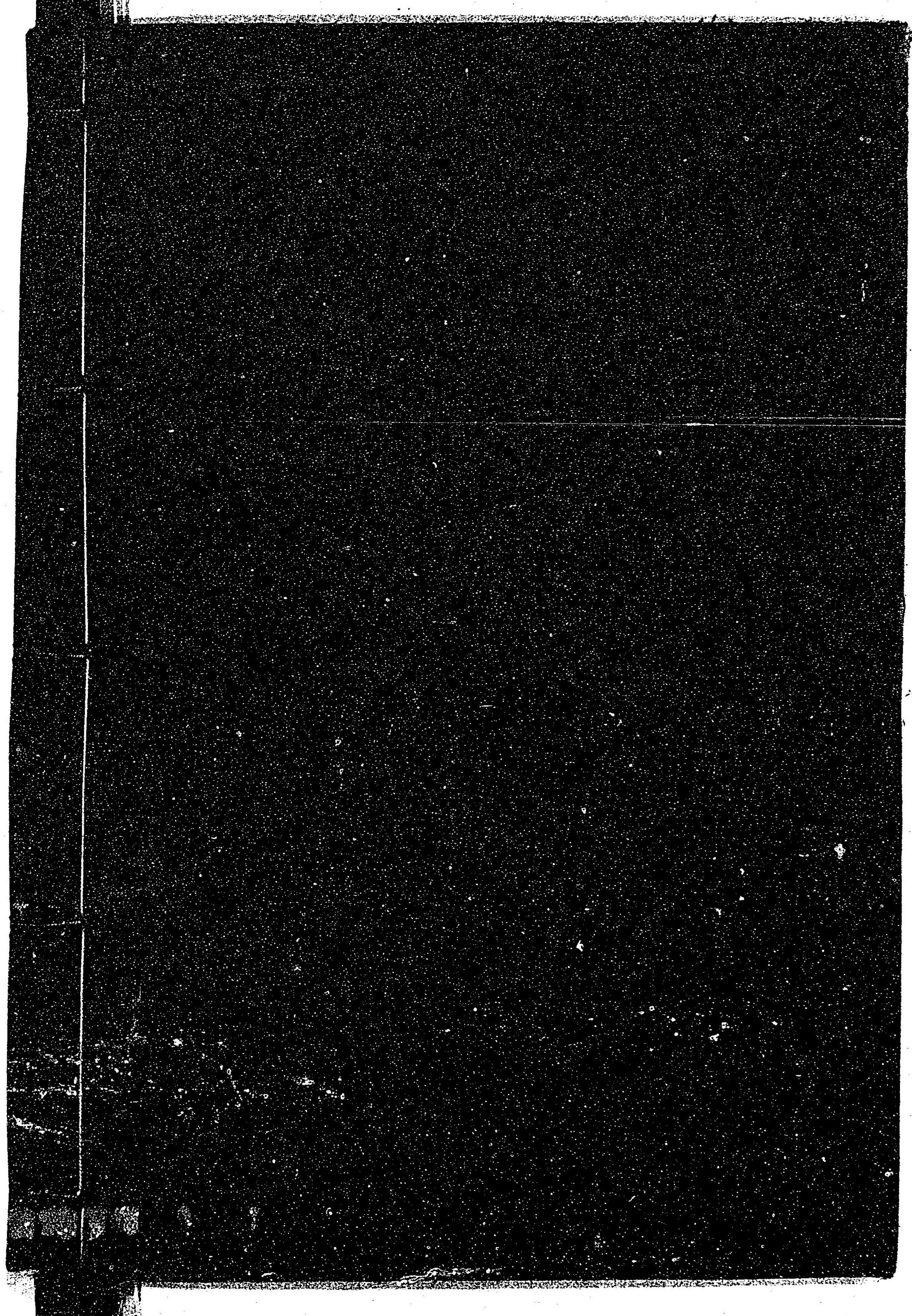
誤○今本亦于平時駸反子工稠反直由鞏簡反九勇圃車音東圍反魚目

于社市者反本或同王子句反古害司馬督音馬

上尊

卷一百四 叙次

二二四



特56
180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何
經各類
函
架
○
一
五
冊